

张 小 娴 著 面包树上的女人

在你曾经爱过我的那些短暂岁月里，
我或许是世上最幸福的人，
只是那些日子已成过去，
要留也留不住。

南海出版公司

■
张小娴 著

面包树上的女人



南海出版公司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：30-2000-76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面包树上的女人/张小娴著. - 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01.3

ISBN 7-5442-1765-5

I. 面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2792 号

MIANBAOSHU SHANG DE NUREN

面 包 树 上 的 女 人

作 者 张小娴（香港）
责任编辑 袁杰伟 杨 雯
封面设计 蒋 艳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（0898）5350227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7.875
字 数 120 千字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5442-1765-5/I·336
定 价 16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自序



今年三月，我的八本散文集正式在大陆出版发行，我也有机会到北京和上海跟读者见面。无论是在书店的座谈会或大学的演讲会上，我看到的都是年轻的面孔。除了对我的书提出意见之外，他们更感兴趣的，是我书里面的爱情观。

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，便有爱情。地域和方言，并不会成为障碍。关山之遥，也阻隔不了我们对爱的寻觅和追求。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纷乱和寂寞的都市里，香港、台湾、日本或大陆，也没有分别。我从来不担心我的书离开了香港会失真，在情爱和文字的世界里，我们早已经超越了年龄和背景。

三月份的那一次大陆之行，许多读者也热切地问我：“你的小说什么时候出版？”他们早已经从另外一些渠道读过我的小说了，也有读者专程托朋友从香港买回去。现在，我的四本小说《面包树上的

女人》、《卖海豚的女孩》、《三个 A Cup 的女人》和《荷包里的单人床》正式授权“南海出版公司”在大陆出版发行。我衷心希望，你们在这些故事里找到共鸣，也找到慰藉。

常常有读者问我，我最喜欢自己哪一部小说。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，写的时候，我是喜欢的。隔了一段很久的日子之后重读一遍，我怀念的，是当时的自己。

人在不同的时候，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，自己的书如是，爱情也如是。但是，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昨天收到一位女孩子的信，她说：“也许我还年轻吧，我相信两个相爱的人是可以排除万难的。”

我也相信爱情可以排除万难；只是，排除万难之后，又有万难。这是我永远相信的。

张小娴

二〇〇〇年八月九日

于香港家中



修订本自序



我仍然记得，《贴身感觉》出版的第一天，我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准备到“香港书展”会场去为读者签名。我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有读者来找我签名，也不知道这本书的销量好不好。当我坐车往会场的途中，我接到出版社负责人的电话，她告诉我，有很多读者正在等我。那一刻对我来说，是永远难忘的。

随后的《面包树上的女人》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，当时是首先在香港《明报》连载的，因为是每天写一段，所以事先并不知道结局，只是随着自己的感觉去写。今天看来，当然有许多粗糙的地方。

现在，《贴身感觉》、《面包树上的女人》、《禁果之味》和《卖海豚的女孩》重新交给“皇冠出版社”出版。我也正好趁这个时刻把这四本书修订一下。

岁月匆匆，在孤灯下重看自己的作品，不禁汗颜。然而，过去的作品，毕竟是我在某段时间里的历史与回忆，也是我的成长。虽然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，但对我来说，它们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，永远不会过去。

我从来没有梦想过以写作维生。七年前拿起笔在《明报》写散文和小说，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。七年来，写作把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，也改变了我身边许多事情。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，也失去了一些旧朋友。我本来是一个没有什么梦想的人，今天却有了许多信念和一些不知道会不会实现的梦想。我本来就是一个孤独的人，现在更孤独，也更会享受孤独。我的每一本书里，也许都有我自己，也有我所爱的人。写作和我的人生，已经分不开了，也没有必要分开。

最后，我要感谢“香港皇冠出版社”的麦成辉先生。没有他的知遇、支持和鼓励，我不会像今天这么努力。在我迷惘和沮丧的时候，也是他让我更了解和相信自己。我并不孤单。写作是一条漫漫长路，虽然压力一天比一天大，然而，回望从前，我本来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，今天能拥有这一切，对于人生，我也不应该再有什么苛求了。

張小嫻

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一日

写于香港家中





-
- 《荷包里的单人床》
 - 《三个 A CUP 的女人》
 - 《面包树上的女人》
 - 《卖海豚的女孩》

目 录

1

第一章
那些少年的岁月

33

第二章
恋人的感觉

82

第三章
除夕之歌

132

第四章
空中的思念

171

第五章
再抱你一次



第一章 那些少年的岁月

一九八六年，我们保中女子中学的排球队一行八人，由教练老文康率领，到泰国集训。我在芭堤雅第一次看到面包树，树高三十多米，会开出雄花和雌花。雌花的形状像一颗圆形的钮扣，它会渐渐长大，最后长成像人头一样的大小，外表粗糙，里面塞满了像生面包一样的果肉。将这种果实烤来吃，味道跟烤面包非常相似。那个时候，我没有想过，我是一个既想要面包，也想要爱情的女人。

八六年，我读中七。我和朱迪之、沈光蕙是在中二那一年加入排球队的，我们被球队那套红白间条制服迷死了！而且五十岁的老文康教练在学校非常有势力，他喜欢挑选样貌娟好的女孩加入排球队。当时能够成为排球队队员，是一份荣誉。

跟我们同时加入球队的，有韦丽丽、乐姬、宋

小绵、叶青荷和刘欣平。韦丽丽是一个例外——她长得不漂亮，健硕黝黑，头发干硬浓密卷曲，活脱脱像一块茶饼。中二那年她已经身高一米七，后来更增到一米八，她那两条腿，粗壮得像两只象拔。她是天生的球员，老文康找不到拒绝她的理由。

乐姬是校花。她的确美得令人目眩，尤其穿起排球裤，那两条粉雕玉琢的美腿，真叫人妒忌！也许因此，她对别人很冷漠。

我叫程韵。

在保中七年，我们没有见过什么好男人。连最需要体力的排球队教练，都已经五十岁，其他男教师，更是不堪入目。

朱迪之比我早熟。她喜欢学校泳池新来的救生员邓初发，他有八块腹肌和一身古铜色皮肤，二十岁，听说从南丫岛出来。

为了亲近他，迪之天天放学后都拉着我陪她去游泳。

为了吸引邓初发的注意力，迪之买了一件非常暴露的泳衣。穿上那件泳衣，会让人看到乳沟——如果主人胸部丰满的话。可惜，读中二的迪之，才十四岁，还未发育，穿上那件泳衣后，我只看到她胸前的一排肋骨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几个女孩都是平





胸的，除了韦丽丽。她发育得早，身高一米七，曲线也比较突出，她又不戴胸围，打球的时候，一双乳房晃动得很厉害。我猜想她不大喜欢自己的乳房，所以常常驼背。我和迪之、光蕙、小绵、青荷、欣平私底下讨论过一次，我们不希望乳房太大，那会妨碍我们打球。

到了冬天，学校泳池暂时关闭，邓初发放寒假。我为不用再陪迪之在乍暖还寒的十月底游泳而暗暗叫好。迪之虽然有点失落，却很快复原。少女的暗恋，可以是很漫长的。

那个冬天，发生了一件大事。宋小绵在上英文课时，第一次月经来了。她把浅蓝色的校服弄得一片血红，尴尬得大哭起来。她们说，她第一次就来这么多，有点不正常。第一次通常只来很少量。这件事很快传开，小绵尴尬得两天没有上学。

“我希望我的月经不要那么快来。每个月有几天都要在两腿之间夹着一块东西，很麻烦！”我说。

“听说月经来了，就开始发育了。”迪之倒是渴望这一天，一旦发育，她便名正言顺恋爱。

终于，来了！

迪之在上历史课的时候，发觉自己的第一次月事来了，乍惊还喜地告诉我。当天正是星期三，放

学后要到排球队练习，迪之到总务处借了卫生巾，又大又厚，非常不自在。我暗里庆幸自己的麻烦还没有到，怎知道在更衣室沐浴时，我的第一次月事也来了。

“程韵来月经啦！”迪之在更衣室里高呼。我难堪死了！迪之常常说，我们是在同一天成为女人的。也许因为这个缘故，后来我们曾经误解对方，也能够和好如初。

我和迪之住在同一条街，父母都不大理我们。月事第一次来的晚上，我们一起去买生平第一包卫生巾。那时是一九八一年，超级市场不及现在普遍，买卫生巾要到药房。药房里都是男人，有些女人很大方地叫出卫生巾的品牌，但我鼓不起勇气向一个男人要卫生巾，迪之也是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药房附近徘徊了两个多小时，药房差不多要关门了，我们才硬着头皮进去买卫生巾。由于“飘然”卫生巾的电视广告卖得最多，我们选了“飘然”。后来，又轮到沈光蕙。到暑假前，青荷、欣平、乐姬都有月事了。这时，韦丽丽才告诉我们：

“我小学六年级已来了！”

我们目瞪口呆，小学六年级就来？真是难以想像！





听说现在的女孩子，六年级来月经并不稀奇。有些女孩十二岁已经有性生活。我们十四岁才有月经的这一代，也许因此比她们保守，仍然执迷于与爱并存的性。

后来，我和迪之都有勇气自己去买卫生巾了。许许多多年后，迪之还可以叫男朋友去替她买卫生巾。但，我不会。我看不起肯替我买卫生巾的男人。

朱迪之说得对，女孩子的第一次月事来了，身体便开始发育。每次练习结束后，我们躲在体育馆的更衣室里，讨论大家的发育情况。

“我将来一定是平胸的，我妈妈也是平胸的。”小绵有点无奈。

“我喜欢平胸！平胸有性格，穿衣服好看。”青荷说。

青荷是富家女，住在跑马地，父亲是建筑商。她的家有两层高，单单是那个平台，也比我们的体育馆大。她是家中么女，两个姐姐在美国读书，父母最疼她。我们参观过她的衣柜，衣服多得不得了，全是连卡佛的（是一九八一年的连卡佛！）。如果拥有这几个衣柜的衣服，我也愿意平胸。

“平胸有什么好？”沈光蕙揶揄她。

光蕙对青荷一直有点妒忌。青荷家里的女佣每天中午由司机驾着酒红色的平治车送午饭来给她，我和迪之常常老实不客气要吃青荷的午餐，只有光蕙从来不吃。

刘欣平家里也有女佣，但气派就不及青荷了。欣平的母亲余惠珠是学校的中文老师，父亲是政府医院的医生，家住天后庙道。

那时候，我不知道，我们虽然是好同学，却有很大的距离。光蕙不喜欢青荷，也许是她对这种距离，比我敏感。数年前，有一个男人追求她，人不错，她就是不喜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住在屯门。对她来说，嫁去屯门太不光彩，最低限度，也要嫁入跑马地。

宋小绵长得比较瘦小，八百多度近视，除了打排球时显得非常勇猛外，其余时间都很斯文。

她父母在港岛西营盘经营一家云吞面店。

小绵的父母都很沉默，尤其她母亲，是个很干净的女人。她很会为儿女安排生活和朋友。我看得出她最喜欢小绵跟青荷和欣平来往，她很想把自己的女儿推向上层社会。

韦丽丽住在铜锣湾，我上过她家许多次。一次，她母亲刚好回来，我简直不相信那是她的母





亲。韦丽丽的母亲长得年轻漂亮，衣着摩登，她有一头浓密的曲发。丽丽的头发也是来自她的遗传，但丽丽的像一块茶饼，她却像芭比娃娃。她和丽丽同样拥有高挑的身段，笑容灿烂迷人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丽丽的父亲。怎么说呢？她的家，当时是连一点男人的痕迹都没有的。没有父母亲合照，没有全家福，没有男人拖鞋。浴室里，也没有属于男人的东西。

夏天来了，泳池开放，邓初发也回来了。朱迪之再次穿起那件性感的泳衣，已经不单是露出一排肋骨，而是露出深陷的乳沟了。

我不明白迪之为什么会看上邓初发，他不过泳术很出色而已，而且据说是两届渡海泳冠军。

“他的蝶泳游得很好。”迪之说。

“喜欢一个男人，就因为他的蝶泳游得好吗？”我惊叹。

“就是这么简单，爱情何须太复杂呢？”迪之说。

“我认为爱情应该是一件很复杂的事。”我说。

“程韵，你将来要爱上什么男人？”迪之问我。

“我不知道，总之不是一个只是蝶泳游得好的男人，也不是去参加渡海泳，跟垃圾和粪便一起游

泳的傻瓜。”

“说起渡海泳，我知道邓初发打算参加下个月举行的渡海泳。”迪之说，“我准备跟他一起参加，这是一个接近他的好机会。”

“二十五米你都力不从心，还说渡海泳？”

“我已经决定了！我们一起参加。”

“我才不要！要渡海，我不会坐渡海小轮吗？”

“那我自己去！”

朱迪之果然说服了邓初发带她去参加渡海泳。

比赛在浅水湾举行，真的有许多傻瓜参加。迪之跟在邓初发后面，不时向我们招手，还借故拉着邓初发的手。

比赛开始，邓初发首先带出，迪之努力地前进，我们高声为她打气。想不到迪之为了一个男人，可以置生死于度外。海里的人太多，大家又戴着同一款式的泳帽，很快便不见了迪之的踪影。海里突然有人呼救，救生艇上的救生员立即跳下水里救起一个女孩子，好像是迪之。

被救起来的女孩子真是迪之，她不是遇溺，她是给一只大水母蜇伤了整个臀部。她被救生员送上岸时，伏在担架床上，痛苦地哭叫。

邓初发仍在海里。迪之被送去医院，医生替她

